

信任

6C 陳雪涵

小時候，父母工作繁忙，把我寄養在爺爺家。伴著我長大的是那條不長的石板路，家家戶戶的飯菜香，以及鄰里間沒有隔閡，濃濃的人情味。

小街雖不長，但商家也不少，其中兩家最出名的，算是街尾的那兩間打鐵鋪了。倒不是它們裝潢華麗，手工精美，而是在於它們發出的聲音上，從晨光到暮落，總是「叮叮噹噹」的。鄰里也不覺得惱，反覺聲音是這條街的特色，一響，便知天光；一落，便曉黃昏。

這兩間鋪子也奇怪，面對面的開門迎客。左邊那家是姓李的中年人開的，鋪子不大，裏面的打鐵工具也有些年頭了，整個店鋪格局顯得老舊。右邊那家是姓王的年輕小伙子開的，鋪子相對大些，工具也齊全、新簇，看上去還真讓人相信年輕人打出來的鐵更硬更硬。事實也如此，年輕人的鋪子裡「人來人往」，而中年人的門面就顯得冷冷清清。

於我而言，對他們的區分在稱呼上，一個是李伯伯，一個是王叔叔。聽爺爺說他們師出同門，按輩份而論，李伯伯就是師叔。這樣的日子徐徐的過，兩家鋪子一如往常。

冬至一過，天氣明顯冷了許多。而這時，街鄰四里最愛去的地方就是街角的兩家鋪子，倒不是打鐵，而是貪那大火爐的暖。

有天，兩家店的其中一間關了門。大伙都有些詫異，但倒也沒怎麼追問。爺爺領著我去李伯那兒打個鐵鎖，一進鋪子只見李伯納悶坐在椅子上喝著酒。我見到這樣的李伯還是第一次，就算平時生意不好，他也從未如此的失落過。

李伯見來人是爺爺，便讓他進來坐。兩人就這樣聊了起來。那時年小，不知道兩人那一嘆一惜的語氣裡是怎樣的情緒，但大概明白了對面王叔叔關門謝客是因缺斤少兩而起的。李伯嘆惜道：「本是好苗子，手藝也不差，但蒙了心，丟了信。」李伯緩緩起身打起鐵來，「叮叮噹噹」，卻不似往日歡快。

後來，一些農民找到街上，對著大門緊閉的王叔叔門鋪大罵，仔細一聽，原來王叔造的秤砣不夠份量，令他們辛苦種的菜，卻遭了冤枉價。李伯看這樣的情形，出來擔了這個禍，重造了一批新的給送去。李伯雖只是為這不懂事的師弟擔禍，但這一造，卻出了名。他的秤砣一分一毫都不多不少，不說精確，但實在。再後來有人質疑賣菜的是不是給少了，那賣菜的只說：「這是老李的秤！」那人便住了口，停了聲。

小街上的日子依然如往常，鐵鋪的生意越來越好，李伯顧不過來，便招了幾個徒弟，都是年輕人，手藝也學得不錯。有人曾問鄉里：「這些年輕人信得過嗎？」那人只答：「李師傅教出來的人，我信。」

前幾日，我回家探望爺爺，路過街尾時，又見到了李伯。他變得老了，背也彎了，已經沒有力氣再打鐵。我走進去叫了他一聲，他卻沒反應，再大聲些他才抬起頭，看是我，笑笑說：「回來了。」寒暄幾句之後，我掉頭往家的方向走去。此時身後又響起了「叮叮噹噹」的打鐵聲。雖不知打鐵的人是誰，但聽那聲就知打鐵的力度十足，那打出來的鐵也恐怕不差。

我想說的是信任就如打鐵，如果聲音大，但缺料，便是劣製品，經不起考驗，遲早會露出馬腳；只有力下足了，料下夠了，不管聲音大不大，出來的東西一定不差。而信任又如紙般薄而脆，一揉便皺，再打開，那無法撫平的，就是人與人之間的縫隙。「失信」的裂口不好縫補，或許說無法縫補，唯一的好方法就是最好不做失信於人的事。

教師回饋：以兩家打鐵鋪的故事作題材，道出守信的重要，寫來流暢自然，意義深刻。（蘇淑敏老師）

